

申 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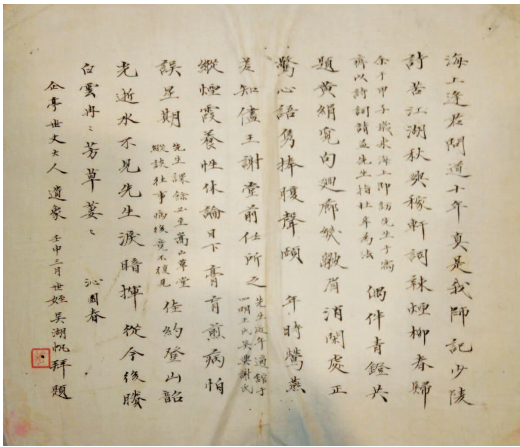
随笔

“问道十年是我师”

海上逢君，问道十年，真是我师。记少陵诗苦，江湖秋兴，稼轩词辣，烟柳春归。相伴青灯，曾题黄绢，觅句回廊几皱眉。闲消处，正惊心语恍，摩腹声闻。

年时。莺燕差知。尽王谢堂前所之。纵烟霞养性，休论日下，青肯煎病，怕误星期。佳约登山，韶光逝水，不见先生泪暗挥。从今后，剩白云冉冉，芳草萋萋。

最初读吴湖帆(1894—1968)的《佞宋词痕》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阕《沁园春》，它的题目是《壬申春挽朱企亭先生》。近日偶然看到一开吴湖帆的手迹，录的正是这阕词，末尾多了一行署款“企亭世丈大人遗象。壬申三月，世侄吴湖帆拜题”。与《佞宋词痕》里的眷清稿不同，原迹“烟柳春归”一句下有双行小字附注“余于甲子岁来海上，即访先生于寓斋，以诗词请益，先生指杜、辛为法”；“尽王谢堂前任所之”一句下附注“先生近年适馆于四明王氏、吴



兴谢氏”；“怕误星期”一句下附注“先生课余必至嵩山草堂，纵谈往事，病后竟不复见”。

从吴湖帆记述知，民国十三年(1924)秋，他和夫人潘静淑（1892—1939）定居上海嵩山路后，便慕名拜访

乡中前辈朱企亭，以作诗填词相请益。郑逸梅在《三吴一冯》之“冯超然”一篇中提到：

他卜居嵩山草堂，为一九一九年，超然三十七岁。当甲子齐卢之战，吴湖帆在苏，为避兵祸，拟迁地为良，那淮海草堂，亦即梅景书屋，和嵩山草堂望衡对宇，便是超然为湖帆代赁的。……超然为了培植外甥赵谷年，请了一位饱学之士朱企亭来家教读，敬礼有加，束脩优厚，不料企亭患了食道癌，超然犹担任了昂贵的医药费，以冀夺回垂危的生命，奈药无灵，终于离世。在他离世前一天，超然尚亲临病榻，探望慰问。企亭已口噤不能发言，频向超然拱手作揖，相对泪下，其挚情有如此。

郑逸梅侧重于描写冯超然，朱企亭可能只是衬托，故对其生平记述并不太多。对于冯超然到医院探病这一段往事，在企亭之子的《哀启》中并没有提及。

事情总会出现一连串巧合，在发现吴湖帆《沁园春》词手迹之后不久，笔者竟又陆续见到朱企亭家的宗谱《紫阳家谱》，以及他中举后的朱卷履历、去世时的讣告等数种文献，窃谓与这位乡先贤因缘不浅，不能不为之略作介绍于下。

朱企亭（1870—1932）名振曾，字瑟愈，号企亭，又作起庭。朱汝楫之孙、朱清骥（原名清彦）之子，出嗣伯父兆鳌之后。家住苏州城东狮林寺巷，与狮子林相毗邻。清光绪十五年（1889）中秀才，后补廪膳生。二十八年（1902）中壬寅恩科举人，今所见朱卷，就是此时刊印。此后科考不利，朱氏以坐馆授业为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曾短暂担任马鞍山矿务事。辛亥革命以后，侨居沪上，先后馆于沈、杨、袁、谢诸家，而与移居沪上的冯超然过从甚密，一度馆于冯家。民国十八年（1929），朱企亭因富商王伯元之聘，担任家庭教师。据其子朱慰元在《哀启》中说，王氏“敬礼备至，故先父亦忻然乐就，绝不以为劳顿”。朱慰元（1892—？）谱名祖望，是朱企亭的独子，先后任职于苏州通俗教育馆、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黄炎培、顾颉刚、范烟桥、叶圣陶、陆澹安等均交好。清末抄本《紫阳家谱》很可能是朱家旧藏，对朱氏族人、尤其是朱企亭祖孙数代人的事迹都有小字补注，并补入第十二世、朱慰元之子朱宪民一代，时已入民国。

朱氏讣告，系铅印本一小册，分小

像、题辞、讣文、哀启四部分。首为朱振曾遗像，上有孙伯南篆书题“企亭先生小象”字样。题辞凡四家，吴湖帆的《沁园春》词在最后，前有张一麀、单镇、杜应震等三人诗文。讣文提到，朱企亭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十三日上午五时在上海同德医院病逝，灵柩运回苏州，权厝于阊门外永善堂，“幕设苏州城内塔倪巷宝积寺”，又小字附注“丧居向寓闾北，日寇侵沪后，暂寓法租界福履理路建业西里七号，如荷通讯，请由建业里十一号青光小学收转为妥”，上海法租界里应是朱慰元的住址，今天仅从这两行字就可看出当日上海情势之紧张。

吴湖帆《丑移日记》1932年残存一月日记，可惜十三日失载，不知是否曾探朱企亭之丧。依照其《沁园春》词小注所述，他从1924年至1932年八九年间，与朱企亭皆有交往。然由于1932年春吴氏夫妇转拜吴梅（1884—1939）为师，学习诗词，朱企亭逐渐被弟子们所淡忘。如王伯元（怀忠）之子王念祖在《记先父王伯元》一文（收入1988年出版《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辑《旧上海的金银界》）回忆王伯元“认为一般的学校教学水准不高，加以当时出入学校，安全可虞，因此在家里请了名师，如词曲大师吴梅（瞿安）等，教我兄弟，月薪高至五百银元”，并未提到朱企亭。同样，在新版的《吴湖帆年谱》中也未看到朱企亭的身影。

不过，被王念祖称道的名师吴梅，与其父王伯元相处并不融洽，最后终于决裂。这一段故实，《吴梅评传》的作者苗怀民除在书中加以叙述外，还特意拈出，作《吴梅任上海富商西席史实述考》一文，以至今日已广为人知。

从时间上看，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在王家任教这件事上，朱企亭、吴瞿安显然存在前一任、后一任的关系。1932年一月十三日，朱企亭病逝于上海；1932年三月，吴梅到王伯元家任西席。吴湖帆说朱氏去世前任教于四明王氏，应该就是朱氏《哀启》中的王伯元，王氏为慈溪（属宁波）人，故冠以“四明”二字。若朱企亭没有病逝，吴梅到上海谋食，吴湖帆就不可能将他荐予王伯元。

王家对老师的礼遇，在吴梅身上表现十分明显，苗怀民文中已揭示无遗。郑逸梅口中的“饱学之士”朱企亭，其待遇或许没有吴梅高，但他已十分满足，因此“忻然乐就，绝不以为劳顿”。在他去世两个月后，吴梅接替他的位置，成为王家的家庭教师，尽管最终与王伯元不欢而散，但数十年后弟子王念祖仍念念不忘这位词曲大师的教诲。正如前文所述，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吴湖帆身上。朱企亭去世后，吴湖帆悲悼故人，写下这一阕《沁园春》。多年之后，吴湖帆编定《佞宋词痕》，往昔的记忆日渐模糊，附注中朱企亭的生平细节，被他无意中抹去。或许从此以后，吴湖帆夫妇的诗词创作，全出于词曲大师吴梅的教诲，也便成了理所当然之事！

筆會

周末茶座



顾 铮

非专业眼光

竹内实拍摄的赵丹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1923—2013），被认为是日本研究现代中国的首屈一指的学者。他有关中日关系的名言“友好容易理解难”也被许多人认为道出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作为一个学者，竹内勤奋高产，著、译、编样样来得。在他去世后，有人统计他经手的著作译作有两百多种。

在1960年，他曾经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一员，参观访问了中国。代表团此行目的是向中国人民“详细介绍日本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6月21日，代表团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北京，代表团还发表了“关于日中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的共同声明”。此行成员除了竹内，还有野间宏、开高健、龟井胜一郎、松冈洋子和大江健三郎。其中 youngest 者是大江健三郎，年仅25岁。此照片由竹内拍摄，来自代表团回国后马上出版的《写真·中国的面孔》一书。图片说明为：“电影《鸦片战争》中成为林则徐的赵丹。这些人的满面笑容，在向我们呼唤和平与友谊。”

毛 尖

看电视

被灭口的大老婆

《后来的我们》是一部坏电影。一边到处圈钱，一边要变身伪文青的周冬雨告诉观众，钱不重要，爱才无价。不过这些年的青春片都这样，周冬雨人格突降，从生猛的北漂少女变成无聊的爱情小奴，失去野兽的生命力后，就只能靠MTV画风和田壮壮的眼神撑。搞得这些年我老觉得当年对《小时代》不公平，赤裸裸郭敬明有他的坦诚。

不过，周冬雨变作女也就是套路对接，接口出错。这部电影最坏的地方是，对井柏然妻子的描绘，尤其在我们已婚观众看来，简直是灭口。

井柏然老婆在电影中只露过几秒钟的脸，她怀着孕下火车，公公拉着她的手，叫了周冬雨的名字，另外两次都是画外音，表达一个目的：老婆不仅庸俗还不贤惠。

这样草率刻板的妻子描写，当然也是套路，不过我想追问的是，这样的老婆套路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银幕上对妻子的围剿是怎么发生的？回看中国电影史，问题丈夫基本也有百年，但家里的女人开始大批次出问题，似乎跟第五代导演入学电影学院的时间表有关联。风流奶男不说了，就说葛优，葛优登场银幕，早期参演的电影中，有一半出现了庸俗老婆形象，而且这些老婆都是被“爱情”比对成庸俗产品，像《盛夏和她的未婚夫》像《女人 TAXI 女人》像《大撒把》。

叶 扬

名著与画

罗塞蒂与但丁笔下的贝雅特丽齐

远在他撰写生平杰作《神曲》之前，但丁在而立之年还发表了一部诗文合璧的《新生》。《新生》共分42个长短不一的章节，用散文叙事将31首情诗（其中包括25首十四行诗以及数首其他诗体的作品）缀成一体，内容主要是讴歌自己心仪的女子贝雅特丽齐·波提纳瑞。一开始，他先自述年方九岁时见到比他还小一岁（二人实为同年出生）的贝雅特丽齐，一见钟情，日后二人分别谈婚论嫁，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他也依然不能忘情。随后他又写到自己廿五岁那年，贝雅特丽齐因病去世，然而他对于她的深深眷念，却与日俱增。在最后一章里，他表示在自己有生之年，一定要以前人从未尝试过的塑造女性的文学方式来描写她，为《神曲》埋下了伏笔。在《神曲》里，贝雅特丽齐在《地狱篇》的第二章里出现，维吉尔告诉以单数第一人称叙事的朝圣者，圣母玛利亚怜悯他的处境，叮嘱圣露西亚帮助他，而圣露西亚知道他对贝雅特丽齐的爱恋，便要她出面，于是她便从天堂下临地狱边境，请维吉尔上山当向导，指引朝圣者走出地狱和炼狱。随后，在《炼狱篇》的最后四章里，因为维吉尔上不了天堂，贝雅特丽齐再度出现，引导朝圣者继续前行，并且在下一部《天堂篇》里，担任他的向导，指引他走上九重霄，得到最终的救赎。但丁笔下的贝雅特丽齐，是理想、纯洁的化身，一如圣女，而他在诗中所倾诉的，完全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理念。

英国诗人、画家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与米莱、亨特等人共同创立了前拉斐尔兄弟会。他的父亲是位意大利诗人、学者，由于政治原因而迁居伦敦，被聘为伦敦国王学院的意大利语文教授，四个子女都在英国出生，都很文艺艺术。罗塞蒂的长姐玛利亚是位修女，弟弟威廉是位文艺批评家，也是前拉斐尔兄弟会的创始人之一，妹妹克里斯蒂娜是跟他声名几乎旗鼓相当的诗人。他的父亲写过评论但丁的著作，长姐也撰写出版过一部论述但丁的专



著，而他自己更是对但丁情有独钟，长大以后，将父母给他取的小名但丁置诸自己的原名加百列之前，用作署名。他发表于1861年的英译《新生》，成为史上最流行、最权威的英译本。通过与他共用一间画室的德弗雷尔，罗塞蒂认识了先后替德弗雷尔的《第十二夜》和米莱的《奥菲莉亚》两幅油画充任模特的西达尔（Elizabeth Siddal, 1829—1862）。自1851年起，西达尔成为罗塞蒂的专职模特，后来跟他订婚，师从他习画、写诗。罗塞蒂以她为模特的画作达数千幅，其中很多以但丁的作品为题材。因为西达尔出身寒微，罗塞蒂担心家人反对，婚期一再拖延，罗塞蒂的姐妹也都不喜欢她。1860年两人终于悄悄结婚，没有任何亲友到场。西达尔体弱多病，婚后两度流产，并且患上忧郁症，1862年初，她因服药过量去世，据传可能是厌世自裁。西达尔去世后，罗塞蒂以她生前为她所作的多幅肖像为基础，于1870年完成了这幅《圣女贝雅特丽齐》。画面上右侧的红鸽象征爱情的信使，而鸽子口中所衔的白色罂粟花则暗示西达尔因服用过量的鸦片而身亡。原画高86.4厘米，宽66厘米，收藏于伦敦的泰特美术馆，是罗塞蒂最负盛名的油画，但丁笔下的不朽女性人物贝雅特丽齐，从此就以西达尔的形象而流传于世。

陆 落 容

望野眼

刷墙

今天下定决心，在家中四处刷墙。原是白的，数年中染上种种痕迹。蚊子血，蛛网灰，零星裂缝与刮痕。人的力量总是渺小，居然只积累了这么一点问题，倒显得重刷之举小题大做。我们抱着一点隐秘的期待，直刷到北窗下一长条矮墙前。交换了“果然如此”的眼神，不约而同暂且停工，躬腰背手，呆看了几分钟。

如果把白底看作画纸，眼前是一幅作品。参差错落，无拘无束。数不清的蹄印，来自我家的第二只猫，一个将满两岁的小小少年。有的清晰完整，捺上两意志坚定；有的边缘漫漶，像是从一侧起笔，漫然牵带到另一边去；还有些拖着又急又长的痕迹，大约是某一下力道没有使好，不得不紧急刹车。底下浅些小些，是它童年时身量未足；新鲜的圆而大起来，高度已经快逼近窗台。大猫终日进退雍容，掌握家中一切动向，镇定得不好奇。它则不。总是稍稍

带点惊恐，时刻作出防御姿态，积极树立假想敌。碎纸，飞虫，姐姐的尾巴，或者我的手。无数风车等着骑士去战胜，尽管打着打着就会忘记初衷，突然收爪，庄容离去，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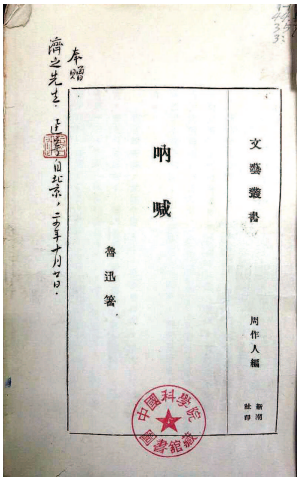
但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刻，门窗紧闭，虚空无尘。姐姐睡觉，人类工作。积蓄的精力必须发泄，创作是个好选择。从屋子南端的窗台上出发，跑跑落地，狂奔十米。借着满身凌厉的动势，扑向北窗墙面。它轻捷矫健，侧着身飞檐走壁。高处一步即落，低处两三步连级。一大笔画完，也不回顾。小跑着回到起点，如法炮制，面无表情。

虽然猫都是对的，人类毕竟还渴望有序的生活，因此同居中总是委屈它们的。墙上跑酷可能是这位小猫为数不多的自由时刻了，我们从未阻止过它，或许还有些感谢。当时欣赏了它高超的平衡与弹跳力，此时找到了劳动的意义，以后愿它健康快乐，年年画一面新墙。

陈子善

不日记

谁是“济之”，哪位“维钧”？



4月29日 多云。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4月23日至27日在北京举办“馆藏民国文献——名家签赠图书展”。展品中有两册鲁迅题赠本，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一册是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小说旧闻钞》，扉页有毛笔题字：

呈 维钧兄 迅 一九二六、八、一三。

图书展的“文字说明”称此书为“鲁迅赠予顾维钧”者。顾维钧（1888—1985）何许人？他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学院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在袁世凯政权、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任职，是中国现代声名赫赫的外交家。但当时顾维钧在官场行走，鲁迅在文坛坚守，两人的人生轨迹并不交错，鲁迅日记中并无与顾维钧来往的任何记载，而顾维钧也不大可能对《小说旧闻钞》这样专门的书发生兴趣。这位“维钧兄”真的是顾维钧吗？

好在此书题字有落款时间。查1926年8月13日鲁迅日记，并无赠书顾维钧的一字一句，却有：“下午寄常维钧《小说旧闻钞》一本，照相一张。”这一句至关重要，原来鲁迅另有一位名常维钧的友人。常维钧（1894—1985）名常惠，字维钧，在北京大学求学时选修了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鲁迅日记中有与他交往的不少记载，鲁迅曾赠他《中国小说史略》上册（据鲁迅1923年12月12

贴合你身份的地点，零零落落的电影书籍和杂志，薄荷茶和不很甜的橙味蛋糕，楼梯口一幅《天上人间》剧照，玻璃茶几下还有几枚恺撒奖。放映室翻新之前，每张座位背后挂上不同导演的名字，日场观众不多，我总挑喜欢的导演以亲示近，雷诺亚让吕弗希区柯克，似乎也有小津。毕竟这是一支热爱寻梦的民族，看电影不但日常而且神圣，场地绝对不能马虎。

多年前你扭曲“床头金尽”，借来形容我不自量力追星，听了笑到直不起腰，根本忘记报一箭之仇；那么将天涯海角以外的道别称为千里送君，多少也算一种回敬吧，谐谑与冷幽默，向来点缀我们之间的电波。《梦余说梦》出版，你送了一套给我，上下两册只得上册有签名，我当然高调投诉，你说我贪心，无论如何不肯高抬贵手。回到巴黎翻阅，才发现年份写错了，明明是二零一二，你写的却是二零零二，虽然梦游是你专长，没有嘲弄两句，可真枉担了“挖苦专家”美名。

（黄爱玲，香港影评人及电影学者，一月三日逝世。）

迈 克

半上流

悼黄爱玲

如果你知道，一定很开心：香港“自主映室”由一月底开始，逢星期五主办八场向你致敬的电影放映和讲座。侯孝贤的《女侯爵》，郭利斯马基的《流云》，侯孝贤的《戏梦人生》，张爱玲编剧的《小儿女》，当然更少不了你最爱的《小城之春》。活动叫“梦余端”，既遥遥呼应你的影评集《梦余说梦》，亦回响昆曲《牡丹亭》的水磨调，连向来讨厌上课的我一听也兴致勃勃，恨不得那一晚潜进陌生的校园，呼吸一下你留下的空气。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次打电话约你茶聚，你说那个下午不巧要上课，我阴阳怪气一叠连声尖叫：“怎么原来你还在误人子弟？”语调虽然夸张，惊讶倒确实惊讶，想不到作育英才的热情数十年如一日。以你恬淡的性格，显然并非崇拜费穆着了魔，企图将《孔夫子》搬进现实生活倒模万世师表。不问收获的耕耘，除了爱应该还是爱。以这种方式追思，再适当不过了。

你出殡那天，虔诚约M女士喝下午茶，以我们的方式向你说再见。选了巴黎第五区先贤祠戏院二楼沙龙，最